

小女生与蜀相诸葛亮孔明的乱世童话；

千年轮回，姻缘暧昧；乱世云烟，只在梦境……

# 梦回三国



多采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 梦回三国

朵朵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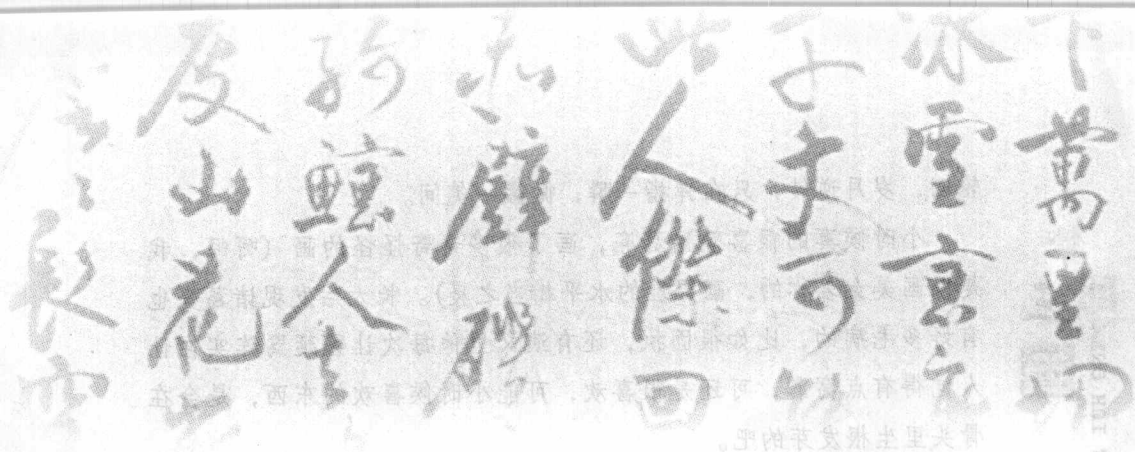
梦回三国/刘威韵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8. 1  
ISBN 978 - 7 - 5387 - 2304 - 5

I. 梦... II. 刘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205025 号

梦回三国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  | 多 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品 人 | 张四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 | 焦 瑛 周君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 |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                 |
| 电 话   | 总编办: 0431 - 8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85677782 |
| 网 址   | www. shidaichina. com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|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| 660 × 960 毫米 1/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 | 195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| 1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|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 |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| 22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权所有  | 翻印必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

MENG HUI 序 言  
SANGUO 一个美梦的重量

这是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。

现在来写这小说的序言，心里竟怀着一点忐忑，它因为我最天真稚嫩的念头而诞生，却在我最茫然的情绪里收尾。它像许多青春小说一样，是被覆盖在高中语文课本下完成的，会有一点跳跃的、躲闪的意味。然而它毕竟是一个梦想，饱含着十八岁轻松和沉重的白日梦。后来我时常在黑夜里修改它，幻想就在一片黑暗里熠熠生辉。在写它和修改它的过程中，经历了种种波折，有许多人在生活中由陌生到熟悉再到陌生，最后伴着我稚嫩的少年时代，流失在岁月的涟漪里。最早接触的书籍，仿佛是幼年的睡床，妈妈撒在被上的花露水的奇异香气，叫人每次重温都兴奋不已。童年会织一张网，让你不论走到哪里都能看见嵌刻在皮肤里的痕迹。

也许，“三国”就是我的网。

无关渊博，只是眷恋。

三国是江，恣意而狂妄地奔流，于是我看见自己心底对狂妄的渴盼，一点一滴的，骄傲地挣扎。不是勾心斗角，不是权术，而是纵横气质，仿佛纵马狂奔的姿态，仿佛容纳古今的胸怀。似乎千年

轮回，岁月逆转，只在弹指一瞬，微微一笑间。

小时候真的很喜欢诸葛亮，画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画（呵呵，我是以画美女著称的，画男性的水平相当之臭）。长大后发现诸葛亮也有好多毛病的，比如很固执，还有演义里他每次让魏延骂阵实在让人觉得有点窝囊，可还是很喜欢，可能小时候喜欢的东西，是会在骨头里生根发芽的吧。

一个天生就有神圣气质的男子，一个对什么都游刃有余的男子，的确会让人心生向往吧。这个形象代表着飘逸和谨慎，尖锐和柔和，极端和中庸，万能和无奈。诸葛亮是一个刚与柔极致的混合，有儒家的凝重，道家的潇洒，法家的干练，俊朗，敏锐，犀利，淡定，一点点的冷漠，一点点的忧伤，很好的感觉。

因为有很好的感觉，写下来，便成了一个故事。

只是一个故事，也许有生活的情绪在不经意间渗透了进去，不过人生和故事，原本就是彼此交融的。

高中时写下的梦想，到大学再出版，自己看看都觉得傻气得可爱，好在它并没有带上高考的火药味和生活的印记，始终是一个纯白的美梦。真怀念高二啊，和我的大徐同桌一起，简简单单俩小孩儿，嘻嘻哈哈的，语文课简直就是我们的天堂，在桌肚里抢一本书看，拖过来拉过去的。语文书往小说本子上一盖就写起来了，什么大姐二姐三姐，什么将军皇帝的，七七八八轮番登场，眼花缭乱的，有一些灵光一现的片段，一些半途而废的寻找。

如今的我在喧嚣里行走，学习着成人的世故。可是只要想想“三国”，就觉得人世间的事情也没那么伤人，是非成败转头空啊。

常常坐在来往于南通和镇江的汽车上：从汽渡上船，站在摇晃的甲板上，看江，耳机里有温暖的调子，就会有幸福的感觉；或是透过车窗看田野里大片大片的油菜花，开得生机盎然，它们在我的视野里无限延伸，像传染般的一直把金黄染到天际。对于生活在城市的孩子来说，田野是古老童话里的一片云，永远只能在某个定格里

欣赏它。

大学以后，开始学会把很多的感慨埋进心底，或者在它们刚刚萌发的时候就告诉自己，不必在意的。是成长吗？也许成长，就是让细腻敏感逐渐变得麻木的过程。

每天六点，提着两只压盖水瓶从水房摇晃回宿舍，两幢公寓夹缝里狭窄而清朗的月光，在恍然抬头的那一瞬间显得特别明媚。“江大”有一段很美的土坡，骑车直冲而下的时候，我心头总会掠过一道自由而寂寞的忧伤，仿佛坐在马背上似的。

越扯越远了，呵呵，就此打住。

最后，把这个故事送给所有正在做梦的孩子，以及所有保留梦想的大人。如果说它有什么价值的话，大约也就只是一个美梦的分量。

多朵

2007年10月

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言 一个美梦的重量           | 1   |
| 第一章 对不起，我来错了世界        | 1   |
| 第二章 死而复生谓之苏           | 7   |
| 第三章 爱吃萝卜和青菜的诸葛亮       | 15  |
| 第四章 徘徊若即若离间           | 21  |
| 第五章 不受欢迎的那个人          | 27  |
| 第六章 不打不相识             | 37  |
| 第七章 天生了你，就是为了来叫我发昏的么？ | 43  |
| 第八章 我们在死亡身边相爱         | 47  |
| 第九章 悲欢离合总是意           | 53  |
| 第十章 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        | 67  |
| 第十一章 原来你也在这里          | 85  |
| 第十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         | 103 |
| 第十三章 劫后余生             | 109 |

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- 第十四章 与其怀恨，不如怀爱 113 第一章
- 第十五章 夜半无人私语时 117 第二章
- 第十六章 谁都会口是心非 123 第三章
- 第十七章 就像爱一只受伤的鹤 147 第四章
- 第十八章 命令你快去睡觉！ 171 第五章
- 第十九章 最后的战役 177 第六章
- 第二十章 诸葛亮，我不是傻瓜 189 第七章
- 第二十一章 再可怕也一定要去 199 第八章
- 第二十二章 月山之巅藏枯骨 203 第九章
- 第二十三章 我们的功败垂成 209 第十章
- 第二十四章 您存在于我的生命里 213 第十一章
- 第二十五章 千年流转终成空 223 第十二章
- 第二十六章 古道尽头是归鸿 229 第十三章





## MENG HUI SANGUO 第一章

### 对不起，我来错了世界

又换了一个老师，这已经是第四个了。

我单肩背着书包悻悻走进教室，同桌吴娜就告诉了我这个消息。我把包撂在桌子上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来就来呗，吴某人走又不是我赶的。”

吴娜带点讨好地看着我：“以后你就厚道一点吧，都高三了，语文老师来一个又去一个的，对谁都没好处啊。”

我拎起书包，朝抽屉里一掼：“你以为我想啊，那些人有意刁难我，我有什么法子啊。”也许是我掼书包的声音太大了，四面八方的同学都朝我看来，我这才撇了撇嘴，蒙头掏了语文书，往桌上一摊，“只要这个不找我麻烦就成。”吴娜看了看无可救药的我，摇摇头，自顾自地念起书来。

我是一个叛逆的孩子，这一点我从不否认，虽然我长着一张大家公认的有着古典气质的脸蛋。小一点的时候有个阿姨到家里来玩，拉着我不撒手，在我脸上左掐一把，右掐一把，连连堆笑说：“这个孩子啊，眼睛水灵灵的，皮肤又白，简直就是林黛玉跟薛宝钗的合体了。”那段时间电视正热播《红楼梦》，她是忠实的追随者。我



吃吃一笑说，“阿姨是刘姥姥和王熙凤的合体。”她脸立刻绿了，显得有点坐立不安，后来她逢人就说29幢古家的那个小姑娘如何生着一张淑女芙蓉面，长着一张刀子嘴，如何表里不符。可生成这样能怪我吗？刀子嘴倒是说对了，不过啊，是水果刀，本姑娘樱桃小口，用菜刀打比方岂不污了！

我又是一个孤独的孩子。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授，有一个在外人看来无比幸福，值得羡慕的家庭。可幸不幸福这种事只有自己知道，父亲从来只会说教，在感情方面，他一向淡漠而不近人情。我并不缺乏教导，因为书籍可以用更生动的方式展现它们，我所缺乏的只是安全和柔软的感觉。每个人累了渴了困了病了的时候都期待的那种柔软，在我，一次也没有得到过。

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个好学生。文科不用复习也能考得很高，理科成绩则像是巨浪里行船，起伏吓人。另外我还有一些琐碎的癖好，抓到一本好书可以两个小时一动不动，痴痴傻傻；老师讲课我给他们画像，水蛇腰，酒糟鼻，关公脸，啤酒肚……老师们无一幸免地在我笔记本上留下了光辉形象；小时候还学过五六年的芭蕾舞，得过几个奖，只不过那是被父亲绑去学的，他说淑女跳芭蕾可以培养气质。

我有时还会替人打抱不平，虽然自己也是个常常被欺负的主儿。最后一点是爱吃，上课时往往一块糖果，用手一抹就进了嘴，总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，好在我长得比较无辜，成功地逃过了无数法眼。

我最讨厌装模作样的人。

上星期教语文的吴庸，动不动就搞肉麻，念个《出师表》倒像他自己是诸葛亮似的，好不倒人胃口。于是我低头写起了数学作业，用语文课的时间把它搞定，回家我可以看看柯南，打打仙剑。想我的李逍遥，貌似还在锁妖塔里枯绕呢。

吴庸眼尖，一下把我点了起来：“你解释一下，‘临表涕零，不知所言’什么意思。”我正被几个数字搞得头晕，没听清他说什么，就客客气气地“啊？”了一声，这一啊不要紧，吴庸立刻絮絮叨

叨地数落了起来，“好好一堂语文课，这么经典的古文，你不好好听我念，做什么数学作业，是不是要我到数学老师那里去给你加分啊？”叽里哇啦了一大通，然后摆摆手示意我坐下，我一扬头：“老师，还需要解释吗？”“解释什么？”“句子呀，‘临表涕零’那句。”我不慌不忙地说。“你会解释啊？”我看他脸上有点诧异，更多的是挂不住，毕竟他已经进行了大段思想教育了，一般同学都会选择老老实实坐下，“那你说说看。”“很简单嘛，我面对奏表热泪纵横，不知说了些什么。”“意思倒是差不多，”他勉强做出点笑来，但那笑已明显像憋出来的P一样，有点尴尬了，“那个，你能想像一下当时的情形和诸葛亮的心情吗？”他当然不甘心就这样放我坐下来，不然以后他还怎么教训别人。“这个啊，”我哼哼了两声，“应该挺伤心的，不是说了在哭吗，不过具体的，要问他本人，我又不是他老婆，哪能知道啊。”下面笑倒一片，吴娜笑得桌子都在抖，我也有点小得意了。

“你，你！”吴庸当堂掷了课本，跑出门去，想他教书这么多年了，还跟我计较这个，实在不算男人。

吴庸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，在他之前还有两个，都是语文课上想刁难我，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给弄得下不了台，主动调到别班去的。第二天，班主任找了我谈话，说你一个小姑娘怎么这样牙尖嘴利的，搞得吴老师下不了台。说着说着，却笑了，说什么“我又不是他老婆”，这种话亏你想得出来，要是诸葛亮碰上了你，也得给气晕不可。班主任向来是迁就我的，语文每次都考到一百三四十的孩子，也未必非得听课，这话他不好明说，只叫我要保持自信，再创新高，说是下面调一个老师来，是全年级讲课最好的，可别再胡闹了。

现在，这讲课最好的老师，正走到讲台上，吴娜扯扯我的袖子，让我快翻到课文那页，我却抬头直瞪着这老师呆看，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，真是个好看的男人呵！他修长而挺拔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奇特的魅力，深邃的眼睛，微微挑起

的眼角，眉扬着，淡淡地插入鬓角，挺秀的鼻梁，以及薄而轮廓分明的嘴唇，共同构成了侧脸优雅而不失阳刚之气的线条。他穿一件水蓝的衬衫，领子翻得很整齐，不是过分拘谨地扣着，也没有无边无际地敞着，素净的水蓝很衬他，那是一种低调的华丽，一种古典格调的不张扬的尊贵气质。我这个女色鬼啊，这样一个俊朗的男子，我一见他就没有要耍弄的欲望了。他的美极具感召力，会使人立刻立地成佛的。我回头望望，别的女生也一个个伸着脖子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新来的美男子。我真的仿佛在哪里见过这个男人，在哪儿呢？

“我叫林竹清，是你们的新语文老师。”他轻轻地吹散了讲台上的粉笔灰，将书本放了下来，他的动作利落而轻盈，“其实，在我看来，语文这个东西并没有什么学不学的，它是一种自我积累，因此，你们也并不是向我学习语文，而是和我一起积累，我不是教导者，只是引领者。”

下面同学面面相觑，这个人比起吴庸来，简直就是一个在天上飞，一个在地上爬啊，这声音让我想到了子安武人的配音，仿佛有磁性一般的，叫你不由自主地去倾听他。

“希望大家能爱上语文，不过嘛，听我的课，你们也不用每分每秒都紧张兮兮的，本来嘛，文学是一个很放松的东西，是要静心体味的，就像品茶一样。”他不紧不慢，娓娓道来，忽然狡黠一笑，“听说你们班上有诸葛夫人啊，是哪一位，我想见识一下。”

下面传来琐碎的笑声，大家都看向我，我便爽落地站了起来，“是我，古苏，1号，语文课代表。”

“嗯，”他淡淡吟着，“你比传说中的黄夫人漂亮多了，而且看上去一样聪明。”他温和地看定我，倒叫我心头有些慌乱了，下面七零八落的笑声更响了一些，“以后，听不听我的课可以由你，我先前也说过，我看过你的成绩，还有文章。你是个能够自我积累的孩子，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自我积累的话，那么我这个老师就挺多余的，不过，如果你相信老师可以使你的语文锦上添花，我也一定不

会让你们失望的。”他风度翩翩，思路清晰，彬彬有礼，在他面前我根本就恶作剧不起来。

我究竟在哪里见过这个林竹清呢？为什么我的心脏现在有点抽筋？

忽然，一个黑影风一样地闯进了教室，我还没来得及看清，就被人捂住了嘴，勒住了脖子。

我吓坏了，身子不停地挣扎扭动，却被死死钳住，我这才看清，勒住我脖子的那只手上沾满了淋淋鲜血。女生们都尖叫失声，教室里乱成一片，椅子被撞倒了，有的胆小的男生夺门冲了出去。一股恶臭直冲我的鼻子：“我杀了人啦，我杀了我老婆啦，警察在追我。”钳着我的家伙疯狂地笑着，向着林竹清，“他妈的！你就是老师吧，你去告诉那些警察，别追我啦，再追我我就杀了这个小丫头！”

林竹清向前走了两步，他的神情很严肃，也很紧张，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然而他并不慌乱，“你，放了这个孩子，我给你做人质。”

“你休想骗我，你们老师最狡猾了，你人高马大的，再说了，你算老几，一个破教书的，哪个管你死活。”杀人犯用血红的充满血丝的眼睛瞪着我，让我不寒而栗。

“我是个教书的，可我也是校长，你绑架了一个学校的校长，总比绑架一个平常学生管用吧，再说了，你这么大年纪，也一定有自己的小孩子，这个女孩多无辜啊，我和她换，好吗？”林竹清又上前两步，他的确是感召力的，声音很温和，也非常镇定。

杀人犯眼中闪过一丝温情，或许他家里也有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孩子，他的手微微松了松，又钳得更紧了：“说，他是校长吗？”他转向一旁瑟瑟发抖的吴娜，吴娜上下牙直打架地说：“是，是，是校长。”杀人犯将信将疑地看了林老师一眼，又看了我一眼，我刻意做出了楚楚可怜的表情，我有一双水晶般明亮的眼睛，足以打动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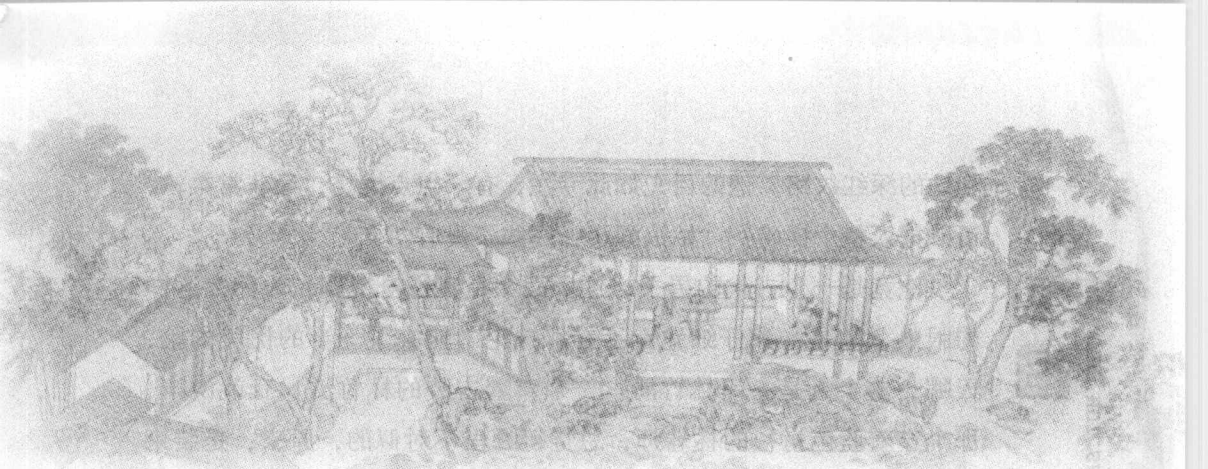


何铁石心肠。“好，那你过来，换这个丫头。”杀人犯的口气依然凶狠。林老师微微一笑，他居然在这种时候也能微笑，他向我伸出手，“古苏，你过来。”一面把另一只手伸给杀人犯。勒住我脖子的手指放松了，那杀人犯把我一把推了出去，一个猛扑，死死勒住了林老师的脖子，林竹清格外清瘦，被那狗熊般的身躯卡住，难以动弹。我一下子慌了，慌得眼泪直流，这么多年，我几乎都不会流泪了，这一刻却差点放声大哭，不！绝不能让林老师死了，都是我的错，要是我不赶走吴庸，现在被绑架的，就是那个庸俗的胖子，而不是这般清俊的林竹清。我从小到大被父亲打骂而养成的冷漠孤傲的心理顷刻间土崩瓦解，我一直向往的父爱不就是林老师这样的吗？我抓起粉笔盒子，用尽全身力量向那个杀人犯头上砸去，鲜血喷涌而出，接着，我的小腹一紧，被电穿透了般地一阵剧痛，我伸手一摸，五个指头一片殷红，血流不止。

“哼，居然敢来暗的，妈的！”杀人犯捂着额头，咒骂着，林老师敏捷地一抽身，挣脱了出来，杀人犯不甘心，上前两步，手中菜刀又向我砍来，林老师用胳膊护住我，身子一挡，心脏正中一刀，直直倒了下去。杀人犯见又杀死了人，慌忙夺路而逃，从教室窗子上跳了下去。

我眼睛直发花，头晕目眩，我听见救护车的“嘟嘟”声，我看见林老师惨白的嘴唇向我挤出最后一丝微笑，我也朝他微笑，嘴巴蠕动着说：“对不起，老师。”然后便疼得昏死过去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“对不起。”这是我留给这个伤透我的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


MENG HUI 第二章  
SANGUO

死而复生谓之苏

我在做梦吗？也许是梦！梦里有火光、喊杀声、兵器砰砰作响，像是那首叫《乱舞春秋》的流行歌的间奏。现在流行中国风和含混不清的唱腔，很有趣的组合。

我的身体下面软绵绵的，又轻飘飘的，仿佛躺在云朵上，有什么香香的，逗弄着我的鼻孔。一点清凉，漫上了我的嘴唇，淌进口里，我贪婪地吮吸着，像干涸许久的花朵，急需水的滋润。我死了吗？我幽幽地、迷糊地想，很可能，这种香气一定是天国的味道，天使在喂我琼浆玉露啊！这个梦很好，但愿，一直都别醒来。

“军师，主公派人来请您去正厅喝庆功酒。”

“好的，你去回禀主公，我这儿有个受伤的病人，我要为他医治，让主公和各位将军先畅饮吧。”

我在朦胧中隐隐约约听到了这种谈话，这声音带着点笑意，有一种特别的磁性，调子圆润而悠长。我睁开了眼睛，烛光刺痛了我的眼睛，眼眶里有一点干涩。一个男子在对我微笑，他的笑容传染似的，让眼睛、眉毛、鼻梁和嘴唇都点染了金红色的光泽，他的乌黑的长发随意地挽在脑后，用一根白玉拢着，烛光使那乌墨里映了



隐约的深红纹路。他的目光如此专注，有一点点忧伤，又非常柔软，可以把人整个揉碎：“姑娘醒了，好些了没有？”

他竟是一个古代的男子，这场面像是在拍电视剧，为什么这样的眼熟，他是？我仔细地看了看那被纶巾掩去了一半的优美的脸，天哪，这个人……林竹清！一个穿着古装的林竹清！我就说嘛，那个穿着蓝色衬衫的林老师，总觉得哪里不对似的，原来，是装束不对，这，才是他原本的模样的啊！一张柔和的、儒雅的、淡定的脸，本就该配着这一头墨迹般飘然的长发，一件描着浅蓝水纹的笼袖长衫，一块融尽山林之色的翠玉，和这样古典的语调口气。

“林老师，这是哪里？”我想支起身子来，小腹却一阵巨痛，害得我紧皱了眉头。

“姑娘切莫乱动，姑娘小腹被刺穿，我已给姑娘敷了草药，不日便可痊愈了。”他仿佛没有听懂我说的话，仍然带着温暖的的笑容，娓娓说道。

“林老师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吴娜他们呢？还有那个杀人犯？”我想起了刚才可怕的情形，还不由打了个冷战，急急地拽住了他的衣角。

他的脸上掠过一丝茫然的神情，继而低头去看被我拽着的袖子，忽然带着戏谑意味地笑了，“我不能完全听懂你的话，可是，你似乎是认得我的，是吗？这有点怪呢。”他用他仿如白玉雕琢的手指，把我拽紧衣袖的手轻轻掰开。

“林老师，我是古苏啊！”我摇动他，“你真不记得了吗？”

“古苏？”他玩味着这个名字，试图寻找记忆里是否有这样古怪的两个字，然后肯定地摇了摇头，“不，没有，我不记得有这个人。兴许做梦的时候，咱们曾遇上过。”他轻描淡写的，仿佛对自己的记性从不怀疑，说最后一句话时，他甚至用了戏弄的语调。

我的自尊心很莫名地就受到了伤害，第四个老师，他是这么的亲切，冷淡，聪明和犀利，他在戏弄我！更让人迷惑的是，我居然